



卅一

18
214
41



11  
214  
41

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 時務報

第四十一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光緒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購求

時務報第四十一冊目錄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新會梁啟超撰

恭錄 諭旨

江南儲材學堂章程 增甘結保結憑單合同式

英文報譯

歸安孫 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倫敦太晤士報論中國度支 各國旅華人數表 俄窺印度 俄皇方正頌風 尼希利

黨緣起 巴佛利亞國君事迹 記日斯巴尼亞首相被害事 暹羅考 稅重民困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俄籌中國政策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續第四十冊 某君論中國將為俄法英

所爭 德人窺伺中國 論膠州灣 俄報論日俄關係 英屬加拿大記 東

洋埠口 發見金鑛 中國滿洲金鑛情形 論中國蠶繭

時務報館譯編

義秘交犯專條 續第四十冊 伏耳鏗製造股會章程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譯上海西字文匯報 續第四十冊

桐鄉張坤德譯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新會梁啟超撰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躡之。既及其世不能闕之。

酋長之世。起於何也。人類初戰物而勝之。然而未有輿騎舟楫之利。一山一川一林一澤之隔。則不能相通也。於是乎劃然命為一國。其黠者或強有力者。即從而君之。故老子曰。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彼禹域之大。未及今日之半也。而為國者萬。斯蓋酋長之世也。今之蒙古也。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非洲也。南洋也。墨洲。澳洲之土人也。皆五夏后氏以前之世界也。凡酋長之世。戰鬪最多。何也。其地隔。故其民不相習。而其情不相通。加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相戕無已時也。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統眾諸侯矣。而猶命為多君何也。封建者天子與諸侯俱据

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見公羊何注觀於周禮祇治畿內春秋戰國諸侯各自為政可以見封建世之俗矣其時諸侯與天子同有無限之權故謂之多君封建亦一大會長耳其相戕亦慘其戰鬪亦多

世卿亦謂之多君何也禮喪服傳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蓋古者凡有采地皆稱君而仕於其邑居隸其地者皆為之民其待之也亦得有無限之權故亦謂之多君世卿之國亦多戰鬪如魯之季孫氏郈氏晉之韓趙魏范中行氏皆是也故世卿亦可謂之小封建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極苦爭城爭地糜爛以戰無論矣彼其為君者又必窮奢極暴賦歛之苛徭役之苦刑罰之刻皆不可思議觀於漢之諸侯王及今之土司猶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為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為一君也變多君而為一君謂之小康昔者秦楚吳越相讐相殺流血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問今有陝人與湘人爭強蘇人與浙人構怨者乎無有也昔之相讐相殺者皆兩君為之也無有君無有國復歸於一則與民休息此大一統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貴胄不得位卿孤既譏世卿乃立選舉但使經明行修雖蓬蓽之士可以與聞天下事如是則賢才眾多而天下事有所賴此譏世卿之效也

雖然當其變也蓋亦難矣秦漢以後奉春秋為經世之學亦既大一統矣然漢初之吳楚七國亂之漢末之州牧亂之晉之八王亂之唐之藩鎮亂之乃至明之燕王宸濠此害猶未獲息越二千年直至我朝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凡二十六等悉用漢關內侯之制無分土無分民而封建之多君始廢漢氏雖定選舉之制而魏晉九品中正寒門貴族界限畫然此猶微有世卿之意焉雖然吾中國二千年免於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賜也凡變多君而為一君者其國必驟強昔美之三十七邦也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二十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諸侯也當其未合也彼數國者曾不克自列於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雄長於三洲何也彼昔者方罷敵其民以相爭之不暇自斷其元氣耗其財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難此一君世之所以為小康也而惜乎諸國用春秋之義太晚百年前之糜爛良可哀也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國自中土以外罕有能變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後政柄下移大將軍諸侯王之權過於天皇直至明治維新凡千餘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議院乃至法人既變民政而前朝爵胄猶潛滋暗窺漸移國權蓋甚矣變之之難也

封建世卿之與奴隸其事相因也。舉天下之地而畀諸諸侯，則凡居其地者莫敢不為臣。舉天下之田而聚諸貴族，則凡耕其田者莫敢不為隸。故多君之世其民必分為數等，而奴隸徧於天下。孔子之制則自天子以外，士農工商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編為四民，各授百畝，咸得自主。六經不言有奴隸，周禮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制漢世累詔放奴婢，行孔子之制也。後世此議不講，至今日而滿蒙尚有包衣，望族達官尚有世僕，蓋猶多君世之舊習焉。西方則俄國之田向悉歸貴族掌轄，法國之田悉為教士及世爵公產，凡齊民之欲耕者不得佃其田，而佃其田者不得不為之役，自餘諸國亦多類是。日本分人為數等之風尤盛，乃至有穢多非人等名號，凡列此者不齒人類，而南北美至以販奴一事，搆兵垂十年，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今殆將悉革矣。此亦春秋施及蠻貊之一端也。余別有孔制禁用奴婢考

歐洲自希臘列國時已有議政院，論者以為即今之民政。然而吾竊竊焉疑之。彼其議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六卿，楚之屈景，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繼相及耳。至於匹夫編戶豈直不能與聞國是，乃至視之若奴隸，舉族不得通籍，此其為政也。謂之君無權則可，謂之民有權則不可。此實世卿多君之世界也。度其為制也，殆如英國今日之上議院，而非英國今日之下議院。周厲無道，見流於義而共和執政，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實上議院之制也。不得謂之民政。若謂此為民政也，則我朝天聰崇德間八貝勒並坐議政亦甯可謂之為民政也。俄史稱俄本有議事會，由貴爵主之，頗有權勢，諸事皆可酌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大彼得廢之，更立新會，損益其規，俾權操於己。見俄史輯譯卷二俄之舊會殆猶夫希臘羅馬諸國之議院也。猶多君之政也。俄之變多君而為一君，則自大彼得始也。

大地之事物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於文，由惡而進於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亂也。今謂當中土多君之世，而西國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復退而為君政，此於公理不順。明於幾何之學者必能辨之。

嚴復曰：歐洲政制向分三種。曰滿那棄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託格拉時者，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為政之制也。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又名合眾。希臘兩史班班可稽，與前二制相為起滅。雖其時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備，然實為後來民治濫觴。且天演之事始於胚胎，終於成體，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則當夏商時合有種子以為起點，而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人民，子

之言未為當也。啟超曰：吾既未克讀西籍，事事仰給於舌人，則於西史所闕，知其淺也。乃若其所疑者，則據虛理比例以測之，以謂其國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開，其民之力甚厚，既舉一國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則必無復退而為君權主治之理。此猶花剛石之下，不得復有煤層，煤層之下，不得復有人跡層也。至於希羅二史所稱者，其或猶火山地震噴出之石汁，而加於地層之上，則非所敢知，然終疑其為偶然之事，且非全體也。故代蘭得常得取而篡之。西史稱借民權之名以攘君位者謂之代蘭得其與今之民政殆相懸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東方無起點，斯殆不然也。日本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國，其君權之重，過於我邦，而今日民義之伸，不讓英德，然則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

世之賢智太過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專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

於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問今日之美國法國，可為太平矣乎？曰：惡，惡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可謂為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國言之，則可謂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則仍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國，各私其種，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財，度支之額，半充養兵，舉國之民，悉隸行伍，耽耽相視，齟齬相讐，龍蛇起陸，殺機方長，螳雀互尋，冤親誰問，嗚呼！五洲萬國，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其殆為千百年以後之天下言之哉。

諭旨恭錄

七月二十七日奉 旨這所奏疏防斬犯越獄之管獄官山西岢嵐州吏目沈紹均著卽革職拿問交胡聘之提集刑禁人等嚴行審訊有無鬆刑賄縱情弊按例懲辦有獄官岢嵐州知州徐樹璟據報先期公出有無捏飾規避著查明核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興京副都統輔國將軍奕壽歷任城守尉擢升副都統均能稱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副都統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欽此○又奉 旨興京副都統著靈熙補授欽此○又奉 旨西安右翼副都統著錫振補授欽此○二十八日奉 旨長順著管理神機營事務欽此○三十日奉 上諭莊健奏患病懇請開缺一摺蘇州織造內務府郎中莊健著准其開缺回旗欽此○八月初一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此次簡放學政各員著自本月初三日起每日二員分日遞摺謝恩預備召見如遇出宮行禮拈香及詣頤和園請安各日期應行召見之員卽改於次日預備召見其餘各員以次遞推如在頤和園駐蹕辦事仍照常預備欽此○又奉 上諭本年值更換學政之期奉天府府丞兼學政著李鴻逵調補所遺順天府府丞著李培元調補順天學政著張英麟去江蘇學政著瞿鴻禨去安徽學政著徐致祥去山東學政著

姚丙然去山西學政著劉廷琛去河南學政著朱福銑去陝西學政著葉爾愷去甘肅學政著夏啟瑜去福建學政著戴鴻慈去浙江學政著徐樹銘去江西學政著李紱藻去湖北學政著王同愈去湖南學政著徐仁鑄去四川學政著吳慶坻去廣東學政著張百熙去廣西學政著劉元亮去雲南學政著張建勳去貴州學政著傅增湘去徐致祥徐樹銘張百熙均經出差著即行赴任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又奉上諭鹿傳霖奏監犯結夥反獄戕傷官弁登時格斃捕獲多名分別擬辦一摺本年五月十三日四川西陽州監犯溫培元即溫萌模等二十四名膽敢結夥反獄拒斃禁卒更夫該州文武前往堵拏均受多傷該署州陳德勳受傷尤重伊子陳鴻倬當倉猝格捕之際奮身救父遽遭殺害該署州會督營汛登時格斃逃犯田懍得卽田老照等九名並拿獲溫培元等七名又續獲倪思得等三名經該督飭令一併正法梟示足昭炯戒監犯重囚失於防範致被結夥反獄傷斃官弁非尋常疎忽可比管獄官署西陽州吏目楊國嘉著卽行革職該署州陳德勳到任未久又值地方辦賑勢難兼顧且身受重傷尙能督飭兵役將反獄各犯立時捕獲格斃多名著從寬免其議處伊子湖北舉人陳鴻倬至性激烈孝行可嘉著准其旌表餘依議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旨蘇州織造著海豐去欽此○初二日奉 上諭春秋之義日食必

書況值歲首履端歷代引爲天戒我朝康熙乾隆年間正旦日食曾經再見茲據欽天監題奏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日食朕寅畏之餘允宜參稽 成憲明年元旦於乾清宮受禮不御太和殿受賀停止宗親宴將屆日食時卽換常服仍於內殿恭設香案虔申祈禱用答 昊穹垂象之意至 慈甯宮慶賀係 尊養隆儀普天 錫福自應照例舉行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欽此○初三日奉 上諭瞿鴻禨現出學差其所署刑部左侍郎著曾廣漢署理曾廣漢所署宗人府府丞著貴賢署理欽此○又奉 上諭張英麟現出學差禮部右侍郎著陳學棻兼署其所署吏部右侍郎著徐會澧署理欽此○又奉 上諭昨日道旁叩關之順天民人王裕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欽此○初四日奉 上諭奉天府府丞兼學政李鴻逵著俟此次順天鄉試事務辦理完竣再行赴任欽此○又奉 上諭禮部左侍郎徐會澧著仍在上書房行走欽此○又奉 旨祿祥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爲科布多幫辦大臣照例馳驛前往欽此○初五日奉 旨太常寺博士著程鴻遇補授國子監監丞著蔣志震補授陝西鳳翔府知府著傅世煒補授河南懷慶府糧捕通判著周志煥補授湖南辰州府通判著王之垣補授山東高苑縣知縣著張之仁補授安徽青陽縣知縣著鄭佐霖補授陝西清澗縣知縣著張景融補授廣東清遠縣知縣著魏學恆補授廣西興



安縣知縣著劉乃賡補授四川長甯縣知縣著馬斯才補授廣西貴縣知縣著蔣坤  
補授截取舉人邱仰山著以教職用光祿寺筆帖式著恩德補授都察院筆帖式著  
斌越補授二品廕生世雋著以文職用內閣侍讀學士著崇壽補授截取御史徐道  
焜中書鄭葆琛倉永勳田應樞俱照例用卓異俸滿四川重慶府知府王遵文著回  
任准其卓異加一級仍註冊候升卓異雲南鶴慶州知州王寶儀著准其卓異加一  
級仍註冊回任候升明保江蘇截取進士知縣沈祖燕著交軍機處存記保舉山東  
補用知縣郭肆三四川候補知縣秦宗藩俱照例用俸滿直隸唐縣知縣秦家械著  
回任擬補盛京工部筆帖式吉春盛京甯遠防守禦衙門筆帖式德潤俱准其補授  
欽此○又奉 上諭依克唐阿鍾靈奏 陵寢應修要工請擇吉興修一摺 永陵  
省牲廳 昭陵貴妃園寢均有應修工程著欽天監於本年八月內選擇吉期先行  
知照卽著該將軍等敬謹興修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又奉 硃筆  
齊蘭著掌京畿道事務欽此○初六日奉 硃筆這順天鄉試正考官著孫家鼐去  
副考官著徐卮裕德溥良去欽此○又奉 硃筆這同考官著榮慶瑞洵秦綬章鄒  
福保陳景濠趙以炯周爰誦陳嘉言韓培森張燮堂李元于受慶王景禧景芳和  
馮恩岷李哲明華輝黃均隆去欽此○又奉 硃筆內簾監試著桂年龐鴻書去內

場監試著麟趾賡颺富通阿如格松齡楊長宋伯魯閻錫齡黃桂壘馮錫仁去餘依  
議欽此

江南儲材學堂章程

附甘結保結憑單合同式

一江南 奏設儲材學堂定學生額百二十人分習英法德日四國語言文字俟語  
言文字精通仿照漢儒專經分治律例賦稅輿圖繙書種植水利畜牧農器化學  
汽機礦務工程各國商務中國土貨錢幣貨物諸學惟其理法精密必須聰穎子  
弟方能學習除同文館學生歸併外業經於甯滬招選如額各生卽由家屬出具  
甘結填明籍貫年貌三代並由保人出具身家清白不奉異教保結其保遵照北  
洋定章以八月爲期甘保結式詳後學生到堂先試習三月再行甄別以定去留如有日  
齒不清資質魯鈍性情執拗不堪造就者無待甄別隨時剔退甘保二結發還學  
生來堂出堂川資自備

一學堂分英法德日四學各以三十人爲額學生試習期滿分別去留後第其資質  
學問判定名次再照批定贍銀章程分別辦理其在堂試習未滿三月者只予飯  
食不給贍銀

一四學學生英文法文延洋教習兩員教授訂立合同合同並有華幫教習兩員從

旁助教。德文、日文先以華幫教習兩員啟迪。俟兩年後，再延洋員四國之學，均先以文法語言為第一要義。然後分授各課，以重實學。又以學生已窺見中學門徑，每日攻中西課，其致力以西六中四為斷。

一洋文功課。二月朔起，九月晦訖，皆上午八點鐘開課，十二點鐘止。十月朔起，正月晦訖，皆上午八點半鐘開課，其畢課時同。漢文功課，通年一點半鐘開課，其畢課時。二月至九月，在五點半鐘。十月至正月，在五點鐘。

一學堂設漢文教習六員，分時講授經史及春秋左傳戰國策諸書，並有益經濟之文，以擴知識。每月逢初八日、十八日，命題作小課，由教習點算評閱，其有年齒較稚，文理尚遜，未能作文與論者，發給讀書日記一本，令其逐日書所見聞及所心得，均記於冊，祇求明晰，以期逐漸通順。每屆月杪呈閱。

各生立品勵學，責在漢文教習，各發給學行記一冊，內列諸生姓名，由教習隨時體驗學業之勤惰，行為之敬肆，分別優劣，加以考語。月杪送總辦察閱，優者記之，遇有小過罰贖，准予抵銷。劣者彙俟季考別退。

各生於旁晚放學時，准在堂內散步，不准出堂。上燈後，應在本房研習，日間所授功課，以備明晨問答。如洋漢文有不解之處，准赴教習處請質，不准串房，致擾他人功課。

人功課。

一每逢房虛昴星日，照西例休息。清明、端午、中秋、冬至、萬壽、及西歷元旦，各給假一日。年假二十日。暑假二十日。年假定以臘月二十日放學，正月十一日之假，日開學，暑假候氣候，酷暑臨時牌示。

倘欲出門，仍應告知委員。傍晚不准在外住宿。家在本城者，違者戒責記過。始准住宿。

一本學堂照水師學堂例，於正樓上恭設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像，月朔辰刻啜粥後，由師員等，每率八學生登樓，師長居前，學生立後，同時各行三跪九叩首禮。是辰先於庭院序班，次第登樓，以昭肅穆。是朔漢文功課，該教習敬宣 聖諭廣訓 庭訓格言，再十一月初四日 聖誕，行禮如前。

一各生平日不准請假，致誤功課。惟於完姻、父母之喪、承重喪，均准酌量原籍遠近，准予給假。假期內仍應停給贍銀。逾限回堂，按日罰贖。其餘期功之喪，一概不准假回。

一各生留堂後，中途不得告退。如遇病請假，須由學堂官醫驗明屬實，始准停課。如查出託病請假，除飭令仍進講舍外，並罰贖銀。

一漢文教習，遇大比之年，欲應試者，須預先稟明總辦，覓定代庖，方行准假。外籍准假一月。本籍准假二十日。學生已入洋願應鄉試者，給假日同。學生有應院試者，

由漢文教習察其平日漢文造詣若何。如能應試始准假回。以免徒勞而重堂課。  
一學生中西功課兼營並習。刻無暇晷。倘因功課較繁。畏難逃學。抑或學習兩三年後。洋文粗通。藉端滋事。希冀斥退。另圖生理。除將該生革退外。仍行縣提其家屬。追繳歷領贍銀。及已用火食銀兩。並著攤賠本堂虛糜公費。以警效尤。  
一學堂購備中國各種書籍。係屬學生公用。祇准借看借鈔。極應珍惜。不得污損。鈔閱畢。隨時交還管理之員收儲。

一學堂應用洋書紙筆。及茶葉燈油。均由學堂備辦。

一學堂各屋瑣雜操作。專僱聽差伺應。不得私自添人。學生有寄信等事。不得任意遣聽差出外。應交委員彙齊辦理。亦不准自託寄信等事。私行出堂。

一學生規條。懸示堂中。違者輕則罰贍一日二日三日不等。如有意外重過。非罰贍可了者。則記大過一次。一年之中。大過記至五次。無優抵銷。則是不能悔改。應即革退。除飭追贍銀火食外。並著攤賠本堂按月虛糜公費。此條與第六條第十三條參看

一學生在堂。每年分春夏冬按季考試。由總辦監考。校閱試卷。統核分數。酌擬甲乙。彙呈南洋大臣鑒定。發回榜示。分別獎賞。其秋季大考。由總辦申請南洋大臣定期。臨堂考試。屢列前茅者。除加給獎銀外。再於大考後賞給功名。以重作育而示

### 鼓勵

一每月月課。定二十八日考洋文。二十九日考漢文。皆辰刻命題。酉初繳卷。即由洋漢教習監場。倘此二日中。值休息之日。大建則移下一日。小建則推上一日。

一每月初八日十八日下午。漢文教習停課命題。面試論說詩文。各做一種。祇求文義通順。事理條達。字數不必過多。謄清繳卷。以旁晚為度。是午前西課不輟。

一月課各卷。洋文由該國教習擬定。甲乙。漢文由該管教習先行閱看。於初二日上午。齊集公所。彼此互閱。統擬甲乙。所有漢洋各卷。均於初三上午。送呈總辦。以便評定榜示。

一月課季課。不准借端躲避。如遇病假。俟痊愈補考。方准照領膏火。

一學生中。如有學業優長。可備器使者。由各該管教習察實。隨時記名於冊。是之謂記優。記優一次。准與記過一次抵銷。一年之中。全優無過者。特稟總辦。另加上考。詳請存記。以示鼓勵。

一學生自開館肄業之日起。至三年期滿大考。如學有明效。月試屢列高等者。應遵照奏議。給予科名仕進之階。近復特奉南洋大臣劉批准。照皖章給予監生。准其一體鄉試。以示鼓勵。

一西學日見其重本學堂既設或有他省咨調學生充當差使者當由洋漢教習擇尤稟明總辦發給憑單憑單式詳後詳奉南洋大臣批准始可前往如指名咨調亦由洋漢教習察實稟核如學力未充則遞謝不敏以優者應之一章程內如有未盡事宜隨時稟請南洋大臣核定補入一體遵行

附甘結式

具甘結

今結得

現年

歲

省

府

縣人係

之

蒙

江南儲材學堂考充學生入堂肄業自應遵照章程規條平日不得請假曠課如因資質魯鈍學無成效隨聽別退如有違犯堂規亦聽分別輕重訓責懲誡將來學業有成聽候位置斷不敢託故告退或潛逃徙業亦不敢有意滋事希冀斥退暗遂私圖倘有此等情節應聽儲材學堂斥革追繳歷領贍銀火食並認賠華洋各教習薪水及在堂虛糜書籍紙筆各件等費按月攤銀若干計數照繳不得短少倘敢抗違聽憑究辦除覓保人取具保結外所具甘結是實

三代均填註存歿

曾祖歿

祖母

歿

光緒二十三年

月

日具甘結

家住

附保結式

具保結

今結得

蒙

江南儲材學堂考取入堂肄業該學生係 之 除由該家屬出具甘結外查該生實係身家清白並無公私過犯以及崇奉異教不敢朦混如該生學業有成託故告退或潛逃徙業或在堂有意滋事希冀斥退暗遂私圖等情遵聽斥革責成保人著落家屬追繳歷領贍銀火食並認賠華洋各教習薪水及在堂虛糜書籍紙筆各件等費按月攤銀若干按照在堂日期計數照繳不得短少倘敢抗違惟保人是問所具保結是實

光緒二十三年

月

日具保結

附憑單式

江南儲材學堂

為

給憑事照得江南

學堂

一

奏設儲材學堂分習英法德日四國語言文字查有學生

現年 歲係

省 府 縣

自光緒

年 進堂學習

文 遵照學規攻課並無

過犯其洋學工夫分數在

中學工夫

此皆洋漢教習歷

試實在憑據茲准

應由本總辦覆加看語看得學生

堪充 差使除詳奉

南洋大臣批准外相應給憑前往務當勤慎供差毋荒學業須至憑者

右仰 文學生

收執

光緒

年 月

日給

第

號

附合同式

江南儲材學堂延訂洋教習合同

一江南儲材學堂總辦楊道臺奉兩江督憲之命訂定某國人姓名為某文教習

訓課學生二十名自到堂受事之日起以三年為限

一該教習薪水每月議定曹平銀一百六十兩自到堂之日起支係照中麻按月

支給一切火食用僕厨丁馬匹醫藥煤柴等項均該教習自辦學堂不再供給

惟冬月室爐取暖之煤准由官給

一該教習應聽總辦約束調度至堂中公務該教習不得干預

一該教習受訂後限內不得再受他人之聘並為人料理各事

一現在某文學生皆因曾在同文館肄業已學有門徑與初學有間應由該教習

到堂考試分別頭二三班應課何書即由該教習詳細酌定稟請總辦核辦

一該教習每日教授功課幾點鐘應俟該教習考試後稟商總辦定奪每日課畢

任其歸寓自由至其所授功課應聽派員稽查

一該教習每日訓課如學生有疑難之處應聽其從容請益不得以已教生厭煩心

一該教習不得教導耶穌天主教中事理

一該教習應將所教各生按日功課分數逐日登冊分別優劣月杪呈於總辦以

憑察核

一所教學生應用洋書圖籍等項須隨時預期開單稟知以便購辦發給

一學生有過該教習只可面加訓飭告知總辦按章辦理不得撻扑免生事端至

學生犯規經總辦汰退該教習不得請留

一該教習如有心得及有益學堂之舉應具函牘稟明總辦核辦即由總辦調度

不得徑達上憲以杜越俎

一 每年假期。如年假二十日。暑假二十日。清明端午中秋冬至。萬壽西歷元旦。各一日。及每月房虛昴星值日。即禮拜日此外之日。皆有功課。不得曠課。

一 本學堂特造洋式樓房。該教習派住一幢。即一樓至細崽住屋廚房。皆由官給。如該教習携有洋婦子女。官撥房屋。不敷居住。本堂不能增建。由該教習自行料理。

一 本堂只准該教習携帶洋眷子女。不准携中國婦人入堂居住。以避嫌疑。

一 如三年限內。遇有意外。中國大憲欲停辦學堂。因將該教習裁撤。則給該教習貼薪四個月。計曹平銀六百四十兩。若限內該教習始勤終怠。教訓不力。或肆意妄為。不聽總辦約束調度。或擅責學生。致生事端。則即行撤退。不給以上所言貼薪銀兩。

一 該教習如因教授出力。或致疾身故。中國給予卹賞。照薪水銀四個月。

一 如該教習患病在三禮拜內。准其輟教。三禮拜外。應由該教習另延替人來堂。教授。以免曠課。其替人薪水。本堂不管。惟來甯川資。准由官給。

一 合同書華洋合璧兩分。一存學堂。一給該教習。以昭信守。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六月 日 儲材學堂總辦楊押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七月 日 某文教習名押

英文報譯

倫敦太晤士報論中國度支

歸安孫 龍溪王 史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譯公論報 西八月二十日

太晤士報云。中國所借外款。悉以海關收數作抵。而未聞別闢稅源。以補海關之缺。若其所借外款。則頗有漸漸消耗之概。就目前而論。尚可應付。然不久恐又將匱乏。而告貸於人矣。

夫中國之所以借外款者。蓋以償日本兵費也。借款三千零五十萬磅。內曾付過日本二十一萬五千磅。尚餘九百萬磅。除五百萬磅。尚未兌收外。中國應存款四百萬磅。此款間已用去。而竊欲究其所之。西伯利亞鐵路之東也。俄國請於中國政府。准其越境接築支路。由中俄兩國合辦。中國不得已允之。而中國應籌之費。俄人恐無著。又使中國於所借外款內。提出七十五萬磅。合中銀五百萬兩存於中俄銀行。以示中國確有的款可撥。嗚呼。中國用去所借之外款。此其一端也。

聞中國又擬借款。以海關抵贖之稅。每年六萬磅并由戶部擔保。蒙謂尚有一可以作保者。蓋京津榆鐵路是也。特此路將來必與中俄相接之路。呵成一氣。恐非俄國借款。不能得此路為保耳。然苟出借之國。持之以力。必得如期歸還。則亦無虞乎中國。爽約。即海關戶部抵保足矣。蓋既有關抵部保。而到期不歸。則亦可以與聞其征。

賦矣。

夫中國苟能以鈔關併入海關。而再整頓其地丁鹽課釐捐三項。則國課收數之旺。當不止倍蓰也。惜乎其無此果毅之力以行之耳。粵省大吏。於數年前將兩口鈔關及他項賦稅。歸海關征收。卓有成效。不特商民悅服。而商務以興。所有稅則。皆由粵督頒發。海關祇按照征收而已。然則中國何以不推行於各省乎。毋亦因此有不便於中國當路諸公者乎。

中國海關所收之稅款。皆解入海關銀行。名曰官銀號。中俄銀行匯之。大有壟斷之意焉。

各國旅華人數表

譯橫濱日日報西九月初十日

各國寓居中國各通商口岸之人。以去年底為止。共計一萬零八百五十五人。視前年底加多七百六十四人。日本商家之在中國各通商口岸者。計八十七家。茲將二

國名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行數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行數	人數
英國	三百六十一	四百零八十四	三百六十三
日本國	三十四	六百六十九	八十七
美國	三十一	一千三百二十五	四十
法國	三十一	八百七十五	二十九
德國	九十二	八百十二	九十九
葡萄牙國	九	八百零五	六
瑞典瑞威國	三	三百七十	三
西班牙國	五	一百二十五	四
丹國	二	一百一十五	四
俄國	十三	一百六	十四
意大利國	六	一百零六	五
奧國	四	七十五	四
比利時國	三	七十一	五
荷蘭國	七	四十三	四
無條約諸國	二	一百四十九	五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共行數六百零三。人數九千七百五十五。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共行數六百七十二。人數一萬零八百五十五。

印度克郎卜報言俄國處心積慮謀吞印度非伊一日第有三事竊願舉以問焉俄國文教武衛之中咸自度其得印度果易事乎俄國之意亦以為勢不能不得印度乎俄國之於印度亦亟亟焉思一舉而逞其志於旦夕乎試以是三者問之吾知俄人必將應之曰然唯唯何也俄人侈然自大視他人蔑如也視中國波斯國與土耳其之亞西亞諸地可以出入自我惟所欲為是自俄以達阿富汗不啻門戶洞開絕無阻隔阿富汗貪冒之心利以得地剖分必且踴躍以助其成功假道滅虢印度亡而阿富汗從之矣故俄人之心謂天實授我壹戎衣而定之無難也其驕滿蓋若是焉且謂英之治印度也饑餓其體膚朘削其脂血束縛而馳驟之愚弄而狎侮之但求利於己而不問彼之顛沛流離疾痛困苦如此而欲印度之民中心悅服於英也奚可得哉印度之民既不能悅服於英印度之士卒復安望其親上死長奮然與歐人爭尺寸乎比者觀英之政已有隙可乘英之軍旅不耐訓練不遵約束亦非節制之師苟令與俄兵之赴赴桓桓者相持於疆場之中無異歐犬羊而扞虎狼強弱之不同不著可知雖俄國蚩蚩之氓好暇逸樂太平而公卿士夫皆志大心雄忠君愛上益以二十年來土宇日恢賦財日裕養精蓄銳好勇知方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嗚呼何俄人之言大而誇也然俄之為此言也非無故殆見我英人竊竊自慮恐印度之廣土眾民未能金湯永固磐石奠安用以啟其窺伺之心未可知耳是故俄人囂囂然輒言於人口百年之後俄將囊括四海天下一家矣

俄皇力正頹風

譯溫故報西八月

西女士滑稽言俄后性慈愛見貧家婦孺意甚眷注皇亦孜孜求治皇與后皆篤信其民常微行街市間不挈從者時或一人從之亦惟遠隨於後不使之近於左右民之欲瞻仰顏色者可常常而見之滑稽又言一事可入之德行傳中而無愧闊浮報錄滑稽之言曰

余聞俄皇嘗乘街車沿路搭客之車以九重之尊舍御輦而弗乘蓋有深意存乎其間焉俄國武員習尚奢侈年少新進之輩囊無蓄積步趨甚苦有某千總者因貧故嘗乘街車同僚以其不類也咸嘲笑之且微諷之使退其位事聞於皇皇曰是頹風也不可長會當正之於是皇乘街車造其營諸武員不虞皇之猝至也皆驚恐皇驟問曰君等以統率行伍之故鄙街車而不屑乘余君等之將帥也亦乘街車來君等欲余退位否諸武員惶懼謝罪由是向之因乘街車而為同僚所不齒者始得從其便



云

尼希利黨緣起

譯公論報 西八月 初六日

昔俄皇阿哀文明嘉靖十二年登位 西伯利亞始屬俄在位殘酷不仁。輒因禁拷掠其臣庶而致之死地。嘗於諾夫考勞特。毀廢教堂。管殺祭司數百人。百姓之死於梃杖之下者。數以千計。然而人無怨心。雖被虐四十年。不聞有起而與皇為難之事。良由俄人愚魯。謂無論皇之所以加於我者何若。而我終忍受之。則天將降福於我。皇亦以為害之正所以愛之也。故不悛。宗室考勃斯豈以皇喜怒無常。思與其順君上之欲以自苦。不如越境以自免。遂逃去。皇乃遣之書曰。使汝為知道義畏天命之君子。則當耐苦忍死。以求昇天。惶恐逃竄何也。此書至今尚存。而考勃斯豈覆書如何。則史傳不載。皇所殘殺之人。大都俯首承順。莫有怨言。橫逆之來。視為天賜。蓋童而習聞。老大彌信。其愚誠不可及哉。宗室愷潑林既被囚。以酷刑處死。痛楚已甚。猶歌誦以美皇之殺已。

時移勢遷。至俄皇大彼得時。俄人即不如昔之柔懦。聽皇所欲為。皇欲改行新法。國人畔之一千七百零五年。歐洲教化之國。皆不蓄鬚。風會所趨。不令而行。皇羨之。於是下割鬚之令。然俄人正欲蓄鬚。以示區別於外人。蓋外國人之流寓於俄者。俄人素仇視之。一旦欲其舍故風以從新令。是適以重其固執之見耳。而皇獨斷獨行。務逞其志。夫逆民心以廢其相沿已久之俗。乃禍機之所由伏也。而皇不顧也。皇先自割其鬚。以為民率。不論何人。皆須割鬚。自朝貴以至於佃戶一例。設或違梗其令。于思如故。則科之以重稅。皇定為限期。使民於限內務遵令。以免科稅。過期不割。則每人須納羅比百。惟祭司與佃戶。則因流品居下。但於過城門時。納一考背錢而已。夫皇之所為。不若阿哀文之暴。而斯時之民。反不如阿哀文時之惟命是從矣。眾情洵洵。思起為變。顧又惟怯。欲亂未成。不然殆矣。皇性英鷲。果殺戮其智者。皆思鬚與首領。不能兩全。與其存鬚。不如保首。故雖訕謗之聲。不絕於路。而不敢不勉從其命。

然而甯納稅不割鬚者。亦頗有之。而鬚稅之徵。於是歷有年所。蓄鬚者既納稅於官。官給以小銅錢一。以為據。錢面鑄有口鼻鬚形。上加收訖二字。而圍之以花紋。及俄國墨鷹。其背注年月日。納稅之人。於出入城邑時。必攜帶此錢。以便查詰。不納稅者。收之於獄。

迨俄今皇繼位而割鬚之令。以寬然而俄人士往往發為詩歌。著為論說。以諷刺其國。苟使所言不誣。則俄猶橫暴如前也。俄官乘權藉勢。辜上凌下。公道既消。民心以

背而皇懵然不察所以官爲其非而皇受其咎俄有尼希利之黨蓋有由來矣嗟乎爲上者不能善治其民使不免於饑餓之苦而又加以無道之政是驅之使亂也夫國政飭則官方整以俄之治而求其官之良也難矣

巴佛利亞國君事述

譯公論報西八月十三日

臘特威葛第二者歐洲巴佛利亞日耳曼列國君也列諸環球各國巴爲最小而臘特威葛龐然自大覺巍巍乎有不可一世之概見非高爵顯位之人卽唾涕視之不屑與之爲伍采色聲音凡所以悅耳目遣情懷者非窮奇極異不足以快其心離宮別殿祖父之所遺也而鄙之穢之等桑戶蓬牖之不足以容其身繼統而後大興土木政教不修軍旅不治怙侈滅義日以經營宮室爲事其園林臺榭之肆奢玉璫居楹金壁飾瑤屹然特立的爾殊形夥矣沈沈世鮮其匹王乃深居簡出厭然獨處其中孤僻之性殆亦天賦踽踽置置陶然自得也時則於山之巔水之湄層樓厦屋遊遊無度一室之內一楹之間必有侍者

王好樂時而欲極視聽之娛也歌衫舞袖紛列於前已則高坐巍然獨樂爲樂以衆人呈技奏藝於下而一人逸豫之使執籥者秉箏者吹笙而鼓簧者若而人廢然寡興索然少愜敢怒而不敢言巴王之心乃益怡然豈不謬哉有衛格那者巴佛利亞樂人也王嬖之間亦與之遊言必聽計必從爲建劇園於倍勒斯巴佛利亞地名以榮之璽瑜貼地袍笏登場來觀者踵相接焉春風一曲黃金二十萬鎊得諸人者什二三而王之所畀幾什八焉

王生長之地萬壑齊鳴千峯匝峙少成若性喜於高山深林人跡所不及者流連忘返日以繼夜其夜出也車聲鱗鱗馬聲蕭蕭鄉人聞之爭先快觀第見陸離光怪者葆羽之富也輝煌燿燿者妝飾之麗也皓月如晝者車上電燈之四射也倏焉轉瞬而逝杳不知其所之飄飄然神仙不啻也居哀爾潑司歐洲大山山民往往見之他人罕覩焉山民嘗狀其彷彿曰乘輿之上簞第朱轡條革金厄無論也雕文刻鏤華美無雙怪象奇形目所未覩人而翼者一一執鮮花與王相對立五檠梁輶繪事胥彌鳥尼克巴佛利亞京城名人之手筆駕言出遊必以四牡御之王愛其馬愈於愛人以馬之不能言也呼之曰啞大夫馬亦似解人意忍受羈勒以博主人懽于八百七十四年冬命爲巨室丹楹爲廡以享馬且飼以梁麥而不以芻圉人訝之竊謂王將有賽馬之舉故苗壯之乎

一日大風雪王欲於寢殿之後築層臺臺之周曲廊繞之於是立召工師斤斧從事

悽愴不恤也。臺成。王遊觀其上。備鐘磬樂器。命左右於臺之下。稻田中。置金鼓之屬。分野布列。使兵士如干。各持來福槍。實以彈藥。匿於四陲。毋聲揚。復令左右悉驅驕馴。騾駟入田中。王居層臺。示以手。一時槍聲。舉鐘鼓之聲。作五音六律。競響爭鳴。喧噴嘈噪。聲若巨霆。隆隆於耳。馬驚懼。馳驟踴躍。怒吼狂奔。絕塵而去。或踏於道。或躓於山。而王以爲樂。

王既玩弄其馬。又復狎侮其人。左右之爲傷殘者三十。其一且至死焉。蓋其頤指氣使。兇逆不仁。無心之小過。輒囚之黑暗窟室。否則流徙美洲。嘗有一人焉。向之停瞬。注視。王大怒。授以面具一。加於其面。滿一載始免之。又有一人者。性滯鈍。無他過也。王以印印其額。而辱之。宮之外有大樹一章。王偃僕而敬之。旁有權籬。王每見必式。喃喃焉祝。其多福。宮中屋宇運雲。王足跡不能日遍之。時或數日不入。則入門必抱其柱。爲道相思。以示親愛。其謬妄大率類是。嗟乎。驕淫矜誇。殘暴昏愚。一至於此。尚可言哉。然其性然也。當使醫者以藥滌其心。

記日斯巴尼亞首相被害事

譯倫敦中國報 西八月十三日

日斯巴尼亞首相克諾弗斯。於西本月八日。在生太哥達被害。查該地係日斯巴尼亞北境濱海之地。近維多利亞。日斯巴尼亞地名爲日人士休沐之處。是日克諾弗斯相。駕

車往浴。突有意大利國亂黨名葛華利。託名立拿爾第者。以手鎗擊之。三擊而仆。倒於其夫人之足旁。少頃遂死。

聞葛華利之弑日相也。熟謀深計。伺隙而動。已非一日。被執後。一一承供。蓋是日日相與其夫人偕赴禮拜堂行禮。禮畢。如生太哥達而浴。浴竟。方流覽書籍。並與報館執事人數輩相對清譚。該犯潛入。以手鎗審慎端詳。窺準而後擊之。故一發而中。但聞砰然之聲。日相面額左耳。已中三子。立時卧於地。口中嚙言有匪。復言願我西班牙國萬世無疆。左右急扶起。掖入室中。不及半刻。即已氣絕。乃延教士誦經。以禮殮之。

時該犯已獲。即執付有司。嚴行審訊。據供其真姓名。爲密起爾恩奇羅葛華利。年二十六歲。意大利國乃潑而斯之下。及挨人。凡意大利亂黨所爲不軌之事。彼悉與謀。先是在法國及比利時國遊歷。於上月間始至日斯巴尼亞。去年亦曾至日斯巴尼亞。一次居於罷西羅邦。日斯巴尼亞東海邊地今自馬得力。日斯巴尼亞京城而東。與日相同時抵生太哥達。相機行事。果償所願云。

該犯葛華利。身材中等。多鬚鬚。常帶眼鏡。觀其人似甚安靜。狀貌亦不極惡。行兇之時。衣服亦頗整潔。自言一擊而中。誠大快事。詢其何譬於日相。而肆然爲之。答言與

日相素昧生平。初無怨恨。惟奉匪首之命。不能違之。前者因遵守亂黨宗旨。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曾犯案囚禁於意大利之路昔拉獄。凡十有八月。後脫逃。匿避於馬賽。法國南尋至罷西羅那。

日斯巴尼亞攝政君后。得此兇耗。憂心如焚。怒焉不樂。立派御醫巴司拖。迅速馳赴生太哥達診視。巴司拖為日國良醫。冀其挽救日相。重輔國政。詎醫未至。而相已奄然逝矣。日君后乃命挨子卡拉格提督。攝行相事。兇耗傳至。通國之人。皆怒皆欲裂。忿忿於該犯之大逆不道也。

有日斯巴尼亞職掌屬地大臣。如中國之理藩院尙書。自生太哥達回抵馬得力。言此事甚詳。

謂克諾弗斯相國被創後。傾跌於地。額上復受一傷。即不省人事。亦不能言。與初時所報擊中後。尚能數語不同。蓋槍彈一入。頓時昏暈。不能再言。時其夫人適在廊下。聞槍聲。即狂奔而前。見此情形。大罵逆匪不止。該犯答云。夫人為朝廷命婦。小人不致不致敬。但小人不得已。為忙脫許。意大利地名前有亂黨多人受刑於此。之兄弟友朋復仇。故冒此不韙。今事已成。心竊自慰。夫人幸毋怒焉。

克諾弗斯相之靈輜。於月之十一日抵馬得力。日國各大臣各文武暨各國公使。皆至火車棧迎接弔臨。

日君后手諭相國夫人。慰唁至再。並頒發懿旨。命照大司馬在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賜卹。並為之輟朝三日。飾終典禮。至優極渥。駐劄馬得力之各國公使。俱躬詣弔奠。素車白馬。極盛一時。英國駐劄馬得力公使特拉孟得華爾甫。得倫敦外部電。飭令恭代英君主弔唁日廷。失此賢相。并唁相國夫人。英首相沙力士勃雷。亦電馬得力。致其唁辭。復唁日國駐劄倫敦公使卡沙佛倫昔亞伯爵。以其與日相克諾弗斯有至戚之誼也。日相才德出眾。非尋常碌碌之人。不幸為亂黨所害。遐邇聞知。莫不痛心疾首。而切齒亂黨也。

暹羅考 續四十冊

譯倫敦中國報 西七月廿三日

法律 愛暹羅者。莫不以變法律為當務之急。良以暹律流弊孔多。聽訟者無所秉式。以求公允。今暹人亦知法律為立國之本。意欲採用西律。以救其弊。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英暹條約之第八條。載江湄省英暹兩國人交涉之案。由暹王派員會同英官辦理。故即於是年設會審署於江湄。自開辦案件以來。無齟齬扞格之患。署中以暹律辦案。英領事倘蒞署會訊。可從其便。涉訟之人。若以該署所斷為不公。准其上控於濱角。惟須經領事允許耳。

牢獄 昔暹羅苛待獄囚。慘無天日。諸囚蟄伏之處。殆非人類所可居。暹王惻然憫

之爲之改建獄舍。佈置悉遵西法。慕西國令。因學習手藝之善也。亦令教囚以攻金。攻銀製器洗衣等藝。而氣象於是乎一新。此特其造端耳。而已一變以至於是可謂盛矣。

奴隸 今王未卽位以前。暹羅奴分二類。一因戰事被擄爲奴。其後嗣卽仍祖。父之舊。雖欲自脫而不能。一則因負債之故。自售其身。及其眷屬於債主。而爲之奴。既爲奴。卽永爲債主所驅使。不得另謀他業。然暹羅雖有買奴之習。尙勝於阿非利加黑奴。蓋舊律尙有禁止虐奴之條也。及王卽位。卽頒例二條。一此後祖父之事。不得累及子孫。奴生子女。皆有自主之權。二此後無論被擄負債。不得爲奴。

教養 暹人尙以祭司長爲師。童蒙就學。祇口授而無書。今則學者必有小學讀本。四五種。如算學地志等類。其教養之費。皆國家供之。祭司長不得收取束脩。每歲僅可受禮物一二次而已。每年年終。暹政府派員查視各學。以稽其教授學習之勤惰。具報政府。

先王設一學堂於宮苑。以教宗室及貴爵子弟。延美國博士麥克法來恩爲之教習。今王初卽位。另建一學堂於宮外。命名曰蘇南達拉雅。今已改爲女學校。有英國女士。暨出洋女學生數人主講席。此外又有學堂一所。以教世家子弟。延品學兼優之士。毛蘭脫君爲總教習。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正月。我英與法人約。不許侵犯暹地。亦不容他國侵犯之。暹羅賴此東西二鄰之力。實非淺鮮。此約若能永守弗失。則暹羅之內治固。而商務盛矣。比利時商務之興。根於國無外患。易暹羅而爲東方比利時。余蓋有厚望焉。暹政府有比員一員。尙在比政府供職。而爲暹廷所用。已五年於茲矣。暹王信任之。倚之如左右手。王此次出遊。命執政諸大臣攝政。比員與焉。夫治人治法。二者本相需而行。法生於人。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人能用法。有治法尤貴。有治人。暹羅有今王。暹國之福。暹民之幸也。

稅重民困

譯字林西報西九月廿三日

中日之役。日人志大慮疎。譁然言戰。一往之氣。欲遏不能。而兵戈之禍。於以成矣。既戰而財匱。於是議加稅以補國課之空乏。而抵軍務之耗費。尙之譁然言戰者。至今日而將爲重稅所窘矣。來年入款不敷於出款者。計日銀三千三百萬圓。已議定加抽田稅一千萬圓。各城鎮地稅二百萬圓。酒稅一千二百萬圓。

路透電音

印度邊亂漸見平靖。亂黨亦漸散。所有各路之站皆已收復。○各國已允英相沙列士勃雷之請。○太晤士報駐劄巴黎訪事人云。法總統福挨往俄。在不透好夫時所議之事。最要者為倘英國亦與三國之連橫。德奧將以何法以制之。○俄法連橫。議者紛如。有謂兩國盟後。倘此國被攻。則彼國必救援。若自開豐端。則彼此不助。西九月初  
○英皇太孫耶克公爵及其妃。遊貝爾法斯脫。阿爾蘭地該處人民鼓舞歡悃。現已自阿爾蘭啟程。西九月十日○希臘已允各國管理其國課。惟各國會議。於應否先付第一期賠款。然後土耳其撤退駐劄賽色利兵一層。意見尙有不合。○新南威而司政府。鼓勵民間種植加非。○古巴土人奪踞一要隘。日斯班尼牙及美國聞之。皆闕然。西九月十日○各國議撤停泊克里脫港口之戰艦。今以德國意猶未洽。此議不果。○希臘償土耳其兵款。英俄德三國意見不合。西九月十三日○太晤士報論目下日本若以五釐之息向歐洲借款。歐洲必有樂從者。西九月十四日○英首相沙力士勃雷前議。擬請土耳其先撤賽色利兵。不必俟希臘交款後始撤。現英德二國已照此議定。西九月十五日○希臘欲重與土耳其通商。各國皆允之。西九月十六日○英國呼來極唔孫公司。借與中國之款。每百磅實付九十四磅。其合同業已簽字。現先付二百萬磅。由上海至南京鐵路。由其承辦。後再付三百萬磅。令承辦湖南鐵路。西九月二十日

東文報譯

俄籌中國政策

日本古城貞吉譯

譯日本新報 西九月十日

自往歲軍興以來。俄國威勢之加於中國者。雖庸衆亦能知之。俄聯合法德。首倡干涉日本之說。亦為世人所熟悉。然其間消息。則隱伏於機微之間。世人未必能知也。余嘗屢見俄人所為。又嘗聞其所倡說。請舉以論其籌中國之政策可乎。蓋聞俄國經營外國。其策有二。曰懷柔。曰之威。如懷柔之策。不得行。則必行乎之威。又或彼此互用。總無有出乎二策之外者。是俄人慣用之手段也。今中國陷其術中。已為籠中物矣。夫俄人之籌中國。非自今日始也。彼得皇之時。已屢開交涉之端。當是時中國極盛。反視俄如藩屬。待之無異於朝鮮蒙古。其使來中國。中國常給與盤費。又優獎其薪水。常以恰克圖商埠之開閉。為操縱之妙策。然俄人窺伺。實本乎此。是故汲汲欲通悉中國情形。簡派生徒於北京。講究文學。有所窺伺。而中國亦厚遇此等生徒。為之設一俄羅斯館。以為居處之地。豈知中國之禍根。實伏於此也。嘗讀中國近時名臣林則徐奏議云。異日為中國之憂者。必在俄國。其後英法亦屢以俄為言。而中國稍知俄國可懼。即設總理衙門。分置章京。乃置俄東股。蓋為分掌俄國及日本之事也。中國視日本如俄國。其所見之誤。豈非太甚乎。俄人稽查中國。

日甚一日。距今約三十年前。已繪自北京徑張家口。俄人所謂哈兒龜即是也。越蒙古戈壁。即漠地。至西伯利亞及恰克圖之地圖。即觀此一事。亦可知俄人用意於中國。洵匪夷所思矣。

俄人稽查中國情形熟矣。於是欲用懷柔之策。以待中國。謂必使中國泯其疑懼。俄國之心。方爲要著。當此之時。中國方以英爲可倚靠。而英亦以中國爲好友邦。一旦有軍事。開釁於日本。俄人拍手呼云。機會已至矣。能成我宿昔之志者。在此時矣。俄公使卡希尼。頗善機謀。周旋於中國政府。及某大員之間。試察某大員密電。亦可以窺其消息如何。又見某大員。五月十八日所寄總理衙門電信。電音及中日爭端時事。云。余往訪卡希尼。且告云。日本欲以兵脅我而議事。其意在干涉朝鮮內政。以成侵奪之謀。則我中國決不能允其議也。卡希尼對云。俄韓接壤。亦斷不能任日人所欲爲。且此事係極大之事故。中俄兩國。須同心協力。從事於此。又見五月十七日總理衙門所致某大員電音云。昨日英公使滙昆那兒來談云。日兵在仁川。必不入漢城。想英使與日本少村有親交。其言未足盡信也。由是觀之。英俄二公使之言。中國政府視之。輕重懸殊。既如此矣。然則昨日之密友。指英國。即爲今日之損友。前日之損友。指俄國。即爲今日之益友。交情益密。而俄人政策。乃一一中其機械。嗚呼。是中國自招其禍也。

中日構釁之時。中國連戰不利。北京朝廷。狼狽實甚。而俄籌中國之策。遂從此而成。中歷甲午七月十三日。戍刻。某大員發電於總理衙門云。頃者俄公使卡希尼。遣其參贊官巴務魯布。帶交俄國密謀。謂俄實深念朝鮮。乃起而干涉其事。本無自利之念。唯按照千八百八十六年。即光緒十二年。在天津與拉度肯所面訂之約。而辦理此事耳。俄既以此甘言。啗中國。中國以爲俄必動兵。而拒日本。然中國倚賴於俄如此。而俄人遂得行其宿志矣。越至九月十四日。某大員致書於總理衙門。某親王。其大要云。俄使卡希尼。方養病於烟台。故屢訪問其參贊官。參贊官云。病少愈。則當亟回津。十二日。英使滙昆那兒。至津。及晚會見英使云。兩國干戈。滿目同罹衰弊。何時方能休止。曷不相度機宜。亟與講和。是我英政府之意也。度英政府亦必以此意告駐日本公使也。閣下以爲何如。余乃對云。事已至此。唯有戰耳。英使云。果有何成算乎。苟無成算。則不如亟議和。及今賄償兵餉於日本。則事息矣。余對之云。與其出兵。餉不如以此餉費。而用兵也。償以兵餉。斷不能也。英使遂辭去。觀此書之意。某大員輕視英使。而無禮之甚。見於言外矣。又某大員覆書某親王。詳言與俄使會談之情。形其大要云。昨日卡希尼回津。及本日正午來談。余謂之曰。昔聞足下屢云。不許他

國據有朝鮮。今也日本竟據有之。貴國將出於何途乎。比聞日兵四千彌滿於元山。至豆滿江一帶地方。將逼貴國之境。貴國豈坐視之乎。俄使云。不接本國之電音久矣。日兵東侵之事。恐屬傳者之誤。然朝鮮之事。大局未定。未由一試也。如日兵或侵我境。則俄兵必當力爭耳。不然。則當守局外之例。中立而已。如兩國講和之後。日人尚佔據朝鮮。則我俄亦必有辦法。不容日兵駐紮朝鮮也。兩國交戰日久。勢必衰弊。迫於議和。夫均是議和。不如及其未入疆境。亟結和局。余俄使目稱也將以明日回北京。與各公使商議。現在烟台時。亦嘗與英公使議及此事。要之。如日本有肯和之意。則宜亟議焉。至若和議之法。則兩國自訂議。又或由列國公議。亦隨其所便耳。雖然。恐中國不免有所損也。俄使所言如此。而未明言及兵餉一事。敝意如暗數過鉅。則中國不能從也。俄使又云。久仰親王之大名。待至京時。定當趨謁親王。如嘉納我言。則幸甚。余某大員自稱也乃告俄使云。某郎閱歷甚深。各國無不佩服。如入告昌言。則必能嘉納也。於是俄使到北京謁某親王。陳說和議。稍動其心。是實為兩國講和之源也。然則俄使固隱然為中國政府所重。得以籌畫諸般之策矣。俄使所策必中。而中國多年恐懼俄國之情。亦漸改變。以往日親英之情。移為向俄之念。蓋俄國之策。端賴此也。及和局既定之後。俄威日隆。振動於京師。勢力日熾。豈非為胚胎於中日構爭之

故乎。

俄威既加於中國。於是有所謂中俄密約出焉。及俄皇行加冕之禮。某大員奉命出使。而中俄兩國。宮廷益親。又中俄銀行總理。出使中國。答拜其盛意。蓋俄國所慣用之懷柔政策。每能奏其功矣。抑中俄密約。所以報酬俄國干涉日本之事也。俄人由此一約。得獲取築滿洲鐵路。借用旅順港。修築膠州灣之利益。又創興銀行。而收中國之利權。俄國所獲取於中國。不亦多乎。俄國既得此等利權。而其餘密約各款。將無不舉。各國環視。頗欲沮礙俄人。而俄人專秘密其事。惟恐各國知悉。故及成其效。而各國始見焉。靡不嘆其用意之深也。至若翻弄中國宮廷。使其感俄廷之德。豈非巧之又巧者乎。其運用手段之妙。洵出人意外也。

未完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續第四十冊

譯世界雜誌 西八月 初一日

中國侮蔑外國。固非始於今日也。故今日之中國。非言語所能開其蒙。唯當以干戈醒之耳。往者我欲得中國之利權。非干戈相見之後。萬無成理。惟近日俄人貌稱為中國謀。而其實非為中國百年之計也。中人不揣俄人之意。遽感激其施恩。現如某大員。露其意於暢談之間。蓋為世人所共知也。往年中東一役。中國沿海各省。不為日本戰艦所擾者。蓋日本守信於我英國。而從英國所勸告也。意者中國亦必感謝



我英也。然當馬關講和之時，我英國獨不與俄法德三國干預中日之事。去年中國某大員抵我英京，頗有怨言於我。是果何心也？況中國以某地江割與法國，以壞往年所訂之中緬條約。又俄法擬助築東三省之鐵路，此二者亦使我英國之積威歸於漸滅矣。所幸中國既壞中緬條約，而英相責問於中國，遂開廣東西江為通商口岸。又以上部緬甸之地復歸英國。昨年六月三十日，英國商業公所大會決議云：自緬甸之埠口至中國西南部地方，鐵路未通，必須築此一路，以便我等舉眉公河岸屬地為一大貿易之要區。此策若成，則我英國製造家等可於暹羅北部及中國西南部地方爭商權於法商，而舉鐵路之利也。英相以此責問中國，竟能得中國允諾。是使中國為萬國貿易之地，天下各國亦能均需利權也。意者中國南部將來商務之殷盛，將倍蓰於今日也。今夫俄國築西伯利亞鐵路，法國築東京鐵路，皆自謀其利耳。不知我英國所為之公且正，為萬國所均利也。現中國雖設稅關於內地各處，而一旦鐵路既成，其河川亦通外國商船，惡得一一征其稅哉？必不待數歲而廢其弊法也。苟翫惕因循，拘泥舊制，絕商務之利，阻富強之基，必致貧民日多，盜賊日起，亦何益乎？今中國之行政，不得其方，譬猶人身腦筋不備，左支右吾，安能獨立哉？由是觀之，變法以齊其國政，是亦不易之道也。然則其法當若何？曰：其要在倣日本及印度等之制，變其行政及收稅之法。吾人目擊中國積衰積弱之狀久矣，往年中日之敗，亦不足怪。今屢為法國所嘲笑，為俄人所玩弄，皆由其政法未善，及官吏庸劣無能，不能整治海陸之軍政故也。

某君論中國將為俄法英所爭

譯國民新報西九月

七月二十八日，維也納自由報云：日本政治家某君到維也納，或叩以俄國將樹威於東方，而英國威風漸減之情形。某君云：余在英京會見英相及其餘政治家諸君，似未以為憂也。余亦竊謂俄人必不能駕英人而上也。現在日本各埠，英國旗章高懸，商務幾居其半。至其餘諸國，則固居其下風矣。俄雖虎臨中國，中國豈獨任俄人跋扈哉？若謂中國將獨為俄人所并，是固謬說耳。意者中國將來之事，足起俄英法三國之爭端也。俄人豈得獨恣其私哉？

德人窺伺中國

譯日本新報西九月

德國既干涉遼東以阻礙日本之事，其志本在望報耳。豈有他念哉？邇來寤寐中猶不能忘報之一字，或逼中國招聘其士官，或訂為中國造軍艦兵器等約。然比之俄人得志於滿洲，法人得意於廣西，猶未足當其十之一。於是苦心孤詣，欲大有所得於中國，故虎視眈眈久矣。其蓄志之險，不可測度。頗欲得一海口以為校泊戰艦之

處其意謂英既有香港法有西貢咸得棧泊戰艦以備萬一之變俄又佔據海參崴之地則此等諸國一旦周旋於太平洋上洵無礙也況日本崛起取臺灣屬其版圖以兵以商咸扼東西之險要唯德建國稍遲雖近時文化漸興而未嘗有利權於東洋故嫉視各國利權之多不禁垂涎於是先相中國形勢欲得廈門附近之地屢測量其水陸之形勢然此一帶本有三十六島稍不便戰艦進出且灣內亦不甚廣故姑變其初志近時又有欲佔據福州附近之說西電已具報此事又約得報記云德國諸報均云德國政府有欲設蓄煤所於三沙灣內之意灣在福州府北約十二里灣口八基魯米突約當日深五十二里半蓋棧泊戰艦最相宜之地也如據有此所則可制勝於有事之日且又足以控制臺灣通商之利也

論膠州灣

譯東京日日報 西九月十二日

俄國哥得林報者係該國海軍衙門所常言其意之報頃記一章云客冬俄人測量膠州灣勸告中國政府築造蓄煤所及兵營於該埠中國政府初無嘉納俄人勸告之意然俄國外交官以種種方法說中國政府中國政府亦漸悟其意乃決意定爲軍港顧中國政府現極貧弱國庫空虛而又不不知辨法於是我俄人更說中國政府云貴國如假我俄國以與貴國同用膠州灣之利權則我俄國願出資代爲築造若中國政府允諾則俄必亟成此事也由是觀之膠州灣非復中國所有其名雖稱曰屬中國而其實已爲俄國之軍港矣

俄報論日俄關係

譯大阪朝日報 西九月十四日

七月三十一日俄國諾倭埃吳列美亞報登錄朝鮮訪事來函云近西字報屢稱我俄威震朝鮮將舉該國爲我俄屬吾人聞此雖大快於心然揆之我俄實情要未必然我威勢固未全樹於朝鮮也自該國王辭我使署還其故宮以至於今我俄之威勢未嘗少震唯日人秉志強健常好抗我近時寄日本報於朝鮮各學堂其中有題曰和親國家論及我俄之事云俄國拯救中國遂得黑龍江以北之地該地一帶當中俄之咽喉而俄人一舉竟安然得之今復欲得地於朝鮮其志非小蓋將欲爲一大強國而稱霸於東洋也故甚欲肆其蠶食之計必求逞而後已爲朝鮮人者當亟圖自立而不可存倚賴俄人之念也其所唱說如此頗嫉視我俄國而盛稱日本之高義勸高麗採其典例而效其所爲云

朝鮮人上自國王下至庶民已大半歸心於我俄然未遭入我版圖之機會則爲我俄人者當助長朝鮮人之志使其向化是爲亟務耳唯日人雖嘗謀事於朝鮮而尚汲汲謀其利益是爲可懼譬猶以雪白之絲捲彼刀刃豈不危乎然則我俄雖不欲

樹威於朝鮮不可得也。現在該國有三美國人佐國王修其政務。中有一人曰某者。即徐載千八百八十四年謀倡變政逃往美國。遂歸其化。後閱十二年復來漢城。遂得有今日之聲望。此人為美國黨領袖。現漢城中英字新報及韓字新報等。此人皆隱與其事云。

英屬加拿大記

譯大阪朝日報西九月十六日

英屬加拿大在北美洲始居其半。與日本隔一衣帶水耳。海上四千三百四十三海里。東西四千英里。鐵路一萬六千餘英里。然其人民極寡。雖在城府。不過一二萬之間。商務殷盛。人文最盛之都會。亦不出於十萬也。然此等都會。互相隔距。自晚古巴至伯尼克。約千五百英里。其中唯有一都會。曰卡利伯兒克。人約二萬。四望皆曠野。茫漠連天。其氣候亦南北不同。如麥尼得巴當嚴冬之際。寒暑表零度之下六十度。當盛夏則或至百十四五度。恩打利我州在加拿大之中。人文最盛。商務最殷。其地與美國相接。故住居其地。半為美國人民。互相貿易。蓋加拿大之與美國貿易情形。當於此地知其大要也。加拿大雖屬英國。而其財政與英國自別。除外交及軍事之外。總為加拿大政廳所辦。故雖為英國貿易貨物。亦猶一一征其稅也。

東洋埠口

譯國民新報西九月初七日

英國名士某君。寄論於的利報云。英國有好埠在東洋。蓋國家之福也。亞丁哥倫波新嘉坡及香港。皆屬我英國。實為英國海軍須據守之處。苟我水師扼此諸埠。天下豈復有可畏之邦哉。現在哥倫波將築造船渠。約費三十一萬八千鎊。現定支出一半之議。新嘉坡香港等處。民人既私造船塢。廣大無比。足以容五百英尺之巨艦。苟三地船塢完成。則東洋之地。豈復有此等船塢。足與之媲美哉。且諸地近接孟哥兒及波兒尼我等產煤之處。故瞬息之間。可能運煤而至也。日本亦多產煤。如與我訂攻守同盟之約。則足以同稱威武於東洋也。無復疑矣。況其國在海島。其勢恰似我英乎。蓋東南沿海有好埠口兼多煤之處。唯日本與我英屬諸地也。由是觀之。東洋之形勢。亦可概見矣。

發見金鑽

譯東京日日報西九月初三日

日本駐紮美國紐約領事某君。具報外務省云。頃者英屬坎拿大之克郎大哀克地方。獲得一大金鑽。該處人民等。驚喜欲狂。謀開鑿其金。創興公司。醜集資本。已有十餘公司之多。聞克郎大哀克在裕昆河支流之沿岸。該河則自坎拿大流至哀拉斯格埃也。該地接於哀拉斯格埃。距裕昆河口約千八百英里。該地附近。向多金鑽。間有開鑿者。尚未甚盛。惟上年十月發露金苗以後。從事該業者始漸多。去冬約有三

千人運搬金塊於桑佛蘭是斯哥其數約為一百弗該地所產金多係砂金存於地層上面約十五英尺左右其地殊多金質或云自今以後第十五九年之九開鑿此金尙未必能盡實足為地球著名之金礦也到該地有二路一自裕昆河口用小輪船溯河而去如欲自是耶得兒至該處約需三十日或四十日第裕昆河冬日必結凍故經由該河以六七八三箇月為便也一自儒諾港沿流而去此行程計六百五十英里頗為崎嶇然需日不過十五日或二十日耳經由此路惟四月至九月二十日之交為可行也該地夏時炎熱冬期近寒如十二月上旬每在寒暑表零度之下六十五度或七十度六七八三箇月太陽終夕不沒其餘數月則不復見陽光而常為夜也且當夏時頗多蚊云

中國滿洲金礦情形

譯東京日日報西九月十四日

俄國大藏大臣屢刊東方商務財政等書頃又刊伯希的布氏撰滿洲志且添加地圖一張該書中係記述行客實驗之情形今摘錄其大要開列於下此章係倫敦中國報所記

一呼爾哈河按是河東北流會呼瑪爾河入黑龍江在今黑龍江省愛理城西北按據伯務地尼公司記錄該河頗多金礦

二池察特喀河按是河東南流會阿瑪爾河入黑龍江今屬俄國阿穆爾省在阿瑪爾西北此地當阿爾古訥石勒喀兩河之北實產金最多

之地又阿穆爾譯即黑龍江此一帶地方昔名多金現在此地金礦係千八百八十三年始

開其地距俄不遠初時此地本屬寂寞無人之境及開礦之後已二三年沿河之

處忽成一大墟落現在人口約萬餘有地方官司其政事又自行幣制其他有病

院客棧戲場等惜在千八百八十六年為中國兵馬所蹂躪之後漸形衰敝此處

開礦採金之法未甚巧捷然產於阿穆爾地方之金尙有五百伯得一伯得當日六十餘此等金礦皆中國人經營其業

三大別拉雅河按是河西流會結雅河又南流會黑龍江處即布拉郭威什臣斯克城俄屬阿穆爾省會城也沿該河支流有布

拉郭威什臣斯克省之附近有一金礦俄國有五百餘人欲開之而為中國兵

丁所驅逐

四寬城子地方按即奉天府寬甸縣此礦係千八百九十四年為富家所開產金約七十二

伯得

五甯古塔地方 中國人禁止人民在此地方開礦故設兵丁以守之

六綏芬河畔 此河畔有三坑最大者在萬鹿溝哈都意附近

七圖們江畔 此江畔亦有三金礦

八松花江畔 此江畔在百三十餘年前始興礦業現時礦人等各訂私約以從其事

九達窩給尼河。

未詳按今興京加年蟾驛東有支河東流入通水江然未有名此地今爲興京懷仁縣屬

千八百八十九年該

處地方官特准人民開礦於是礦人來集者數千人然北京朝廷不准遂停止千八百九十五年產金約六十伯得

十長白山。此一帶山脈最多金礦。行客見現開一礦。或云該處金礦之利。爲滿洲第一。十一遼東。行客云於此地方有三金坑。

論中國蠶繭

譯大阪朝日報西九月初七日

日本蠶種甚多。而以小石丸青熟並係蠶名等爲上。各地每好飼此種。惟此種繭爲橢圓形。中間有小凹。故當繅絲之際。或不能煮沸及凹處。易生節絲。中國繭則無凹處。恰似我赤熟。昔又並係蠶名兩種。其形如蛋。故煮沸一律。絲質亦甚佳美。是中國蠶繭之所長也。然其短處在乎繅絲畧少。日本之繭。一貫且可以製絲百二十且。而中國之繭。一貫且。不過製絲八十且耳。是雖由繭質太薄。亦爲蠅量過重之故也。且中國之繭多粗。現在日本之繭。粗者居十之二。中國之繭。粗者則居十之六矣。若擇中國蠶子。以日本之法飼之。必有利也。何則。日本蠶子之上箔。比中國蠶上箔。實多需一箇禮拜。故給桑葉於蠶子。在日本須百六十二次。而在中國。則不過百四十六次耳。亦可以節桑葉三貫目之多矣。

第十四條。如遇重案。要取彼國證人赴審者。兩國王家。應互允所請。若該證人允肯親去作證。例應給予出口文憑。並予以川資。此項川資。應由遇事之國支發。但審問明白後。又不能以別事羈留。應令其即時回國。

第十五條。爲審案內至要證人。與該犯對質者。或須別項證據。應先由駐紮公使處。行文通知。將該證人及紙張證據。寄往彼國。倘收到審定後。即須從速寄回銷案。該費用。應照上條歸遇事之國支發。

第十六條。不論義國人在祕國犯罪。或祕國人在義國犯罪。兩國王家。須將本國審案官所判之案情原由。互相通報。此件則由駐紮公使轉遞兩國王家。應隨時督令所司。秉公辦理。

第十七條。由換約日起。兩相遵守十年。如到期六箇月內。彼此均無通知轉換者。此約應再行十年。

第十八條。兩國王家。察驗後。即著兩國定律官。從速復驗。俾得兩相遵守。今先經兩國全權大臣。簽押用印於利馬都城。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二十號。

祕總統批詞

大祕國總統爲批定事。查此專條。曾著我國議院。於本年正月三十日。會議妥合。本

總統操全國之權理合再為查驗現查得其中各條彼此實無相虧為此特用御筆  
玉璽即著外部大臣遵照簽押可也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解語

復閱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二十一號義祕改訂交犯專條雖妥合無訛但念事不  
厭詳尤以清楚明白為貴今將各條內稍有含混之語再為詳解分晰於下

一第二條內第一段所云違犯國律一語即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所定律例而言

二第二條內所具罪名有假冒官諭一語即指國家收條而言

三第二條內所云國庫一語即指假冒太平糧單及國債單而言

四第十四條內所云要別國人作證一節該證人之國家須給其憑照一紙方免冒  
充

利馬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二號秘國外部何押 義國使臣伊押

公法重藏匿他國逃人之罰故西國交犯必另立專條彼此國律相若彼此即均

有對待辦法不問大小強弱各國通例皆如是也中國通商之始普於外情又中  
西律例懸異此約遂未普定南洋各島旅民累萬為英 日葡德所屬宜另立專條惟中英和約第二十一條

附見交犯一款僅為香港而設寥寥數語其文曰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照

會英官嚴拿查明實係罪犯交出等語是則犯而離港或雖在英船而船已開往

別埠皆不在此例明矣又重之曰查明曰實係又不啻授英官以問擬之權犯之

應拿與否若可由彼主之如我以為重大罪犯彼或矚犯者一面之詞反可以無

罪相貸解免蔽護之弊即緣此四字而生十餘年來積案累累百索不得其一者

皆坐此失無惑乎新加坡各埠之通為通逃藪也去夏駐美使臣楊副憲欲與美

外部商訂交犯專款冀杜流弊時傳已攝使秘魯因向外部鈔取此約當時亦本

英德成案藻密慮周防範至為詳審以國勢論義為強大而約中所定對待辦法

無差彙忝則律相若也黎君就公暇譯之畧加汰潤既為呈諸上台今出以刊示

報端因綴芻論如右冀當事采覽焉 丁酉四月駐秘參贊謝希傳附識

伏耳鏗製造股會章程附載小字係刷次考甫章程與伏 耳鏗章程互異者其相同不重列 福建船政局譯稿

一章 設立股會 立會地方 立會限期 立會命意

一按照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十二月廿九號之律求請國王允准糾立股會名曰伏

耳鏗司旦丁製造股會刷次考甫章程云按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三十 一號德國通商之律糾立股會名曰栢林製造股會

二股會設立於司旦丁地方刷次考甫章程云股 會設立於栢林地方

三立此股會以五十年為期滿自國王允准之日起如欲展期必按第四十節各股大會以定之並請國王允准刷次考甫章程云自登記於商部商冊之日起

四立會命意欲辦三事其一先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非而歇得及薄克二人在白來度所立之機器廠鑄鐵廠鍋爐廠船廠更加擴充其二新建熟鐵廠汽車廠船塢並用船自運需用之工料其三賣買需用之物料製造之各器物

二章 資本 股分 股主

五擬集資本三百萬馬克分為五千股每股六百馬克刷次考甫章程云資本六百馬克將來倘欲增添由董事告知大會由眾股主會議定斷

六股分票內有本股主姓名次序號數董事二人簽押各股分票之股主姓名次序號數登記於股分簿內 每股分票相隨有利票根及利票為支五年利息之用刷次考甫

年後將利票根往換新利票股分票利票根及利票之各格式如第一甲附件刷次考甫

章程云凡持利票根來照領下期五年之新利票者可查問其此利票根是否在股主處取來但不查問亦可

七資本按股會需用之數分次收之每次所收至少為一百分之十即每股六十馬克至多一百分之二十五即每股一百五十馬克定期收資由董事在期前一月登印告白於第十一節所載之新報內奉布王諭旨允准即日收第一次十分之一此

後一年之內分次收至十分之四為止

刷次考甫章程云每股已收資本十分之四之後如已敷用則由董事定斷不必再收即

由總辦登印告白

原合股者必自付資本至十分之四方准將股票轉售轉售之後若其

新股主不能續交資本則由原股主代交必於轉售時告知董事董事允許免其擔承者方可無須代交屆期未能付資即於照數應收外另罰其此數五分之一充公

過期二月仍不付資則罰其已付之資充公由董事登印告白於第十一節之新報云某號之暫股票未能照期付資故罰已付之資充公其暫股票作為廢紙而不書其股主之名此已廢之股分由董事招人購買頂補

八陸續收到資本發給暫股票每股所收已足即收回暫股票而換給全股票

九暫股票票利票根如有遺失已按布國律法辦理者即登印告白於第十一節之新報云某號之票已按律定斷作為遺失乃可由董事補給新票即於股票簿內

登記某舊票自某日起已按律斷定作為遺失等字樣但利票則不能如此辦理利票如有遺失須告知董事將股票送董事閱看記明屆期分利無人持利票來支則

仍付與遺失利票之人取其收到利息之據以代利票

十每股資本全數繳清無論如何不得向股主加添資本惟第七節之罰款由股主另繳

十一本股會凡登印告白必於司旦丁北德東海新報及栢林布國告白新報二處  
倘此二館中有一館停閉即暫時但印於一館待大會時議定添用何館請官批准  
並於舊館登印告白說明新補何館然後仍可二館登印又官亦可令本股會改用  
別新報館但必在司旦丁之官報及所改用別新報處之官各出告白登印

三章 總辦

十二額設總辦二人其一必深明製造者其一必深明商務者股會與外客交涉及  
訟事皆由二總辦代為承辦一切文據皆由其簽押作准股會生意章程由董事議  
定訓條總辦必遵照辦理不可有違但此訓條只與董事總辦股東關係不與外人  
相涉倘有一總辦因故不能同到即由各董事舉一董事或一總管帳人代作總辦  
所有一切文憑必有二總辦或一總辦一代總辦署名簽押乃足為據其所署字樣  
係伏耳鐙司旦丁製造股會總辦某某 總辦由董事公舉以過半人數定斷如所  
舉皆不得過半人數則將舉主最多之三人再舉之若此三人所舉皆仍不得過半  
人數則將三人中舉主最多之二人再舉之若此二人之舉主數相同則由董事首  
座於二人中擇定某一人二總辦皆如此舉定即立憑據呈官立案並登印告白於  
第十一節之新報其舉作代總辦亦須登印告白總辦或支薪俸或分餘利及住房

在合同未簽訂以前 答是 問合同條款是否與會道台又與徐委員逐款  
商議 答我與徐委員商議商至此款我說彼此應明白船須全屬妥善云云嗣  
又至會道台處與之商議此事會道台說伊當將船修理裝配一切務使諸事妥  
善伊無不可信之處我以為政府必將諸事辦理妥善 問第一紙華文合同稿  
係誰所擬 答我想是徐委員但我記不清 問合同彼此允可之前各條款是  
否商議數次 答是 問商議幾時 答約一禮拜 問第一紙華文合同稿  
允從之處 答兩造之經更改 答我想均滿意 問合同業已全備始行簽字  
改作商船所需更動之處 應歸政府辦理 使合爾生意之用 答無 問爾說  
徐委員要如此餘令照辦 問然則徐委員與爾約定該船由差船改作商船所  
之事可以照辦伊當向籌防局領款 問不在此更作商船 答徐委員說此係應辦  
處應由政府發給 問然則徐委員與爾約定該船由差船改作商船所  
合同之前須非爾與徐委員口談之事 答各事均係該船內是問然則此係  
譬如門前之鎖匙與船裝配員所必需 答各事均係該船內是問然則此係  
人爾知之否 答爾知之 問船裝配員所必需 答各事均係該船內是問然則此係  
我不知 答爾知之 問船裝配員所必需 答各事均係該船內是問然則此係  
信隆租船案於六月十七號十點半鐘復審以上第十次會審  
查過孫徐委員之帳內所索總數威律師謂原告抄求之帳其票據及所開各項  
華文以便取原帳譯出呈堂我並不逼令欲將呈堂之字據譯出然原告既索一  
萬二千兩其原帳必開有帳載明所索各項及其詳細此帳即應譯出呈堂我請  
讀原告詞狀第十款開三十四號並請公堂諭令原告將其於該款內所索各項詳  
細抄帳呈堂並將該款呈堂之帳載明所索各項及其詳細此帳即應譯出呈堂我請  
請公堂諭令將四十四號三十一號及四十五號三十一號各英文字據以及  
隨後呈堂之字據均應譯成華文 蔡道臺曰所有呈堂之英文字據我已諭



令均譯華文 担律師問邊列士曰中國雜貨舖時昌所開三百五十二元四角  
之票據在爾處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四十六號 問再承發行所開六十  
三元五角之票據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四十七號 問三興之六十五  
元一票在否 答在 問有細帳否 答係遮陽價當即呈堂編列第四十八號  
問時昌所開之一百六兩之票據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四十九號  
問祥生廠所開之八百四十八元六分之票據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五  
十號 問再取船廠所開一千五百五十八兩七錢四分之帳在否 答我無原  
帳因此係甯州船帳我想已寄至香港當由威律師將抄帳呈堂編列第五十一  
號 問大英醫院二十五元之帳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二號 問  
再紹昌所開七百八兩七分之二帳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三號  
問元昌六十五元五角之帳在否 答在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四號 問六百  
六十二兩九錢一帳即爾帳中所稱船船上所用之款此款是否係付元泰所辦之  
床褥裝配一切 答是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五號 問大成帳是否一千一百  
六十六元一角 答是當即呈堂編列第五十六號 問武甯船上新工一千一百  
元是否一千元 答我未開此一項 問我所索者爾所索之一萬二千餘兩  
一款係如何做成 答我未索此一千元一項我索者係裝配電燈費 問爾  
未索該一個半月薪工 答未索 問爾索甯州船上新工一千三百元  
否 答彼時未索 問拖武甯船船費二張一百六十五兩兩個月薪工一千三百元  
中有一票係江甯拖船費當將票據九張一併呈堂編列第五十七號 問就誤  
開船所索是否係一千八百兩 答此款我未索 問甯州船電燈價五百兩有票  
據否 答我無票據但有工部局收單可憑當即將收單呈堂編列第五十八號  
問再新甯州船牌費三百三十四兩二錢 納律師曰此已呈堂編列第五十九號  
問驗新甯州船牌費三百三十七兩五錢 答我之簿中無此款並未向索其票據呈  
堂編列第五十九號 問付海關銀十八兩有票據否 答有係丈量武甯船費  
當即呈堂編列第六十號 問江甯船牌費三百三十六兩 納律師曰已呈堂  
編列第六十一號 問武甯船牌費三百三十六兩 納律師曰已呈堂編列第六十一  
號 問武甯船牌費三百三十六兩 納律師曰已呈堂編列第六十一號 問武甯船牌  
費我銀十一兩二錢 薩繙譯曰已呈堂編列第六十二號 問武甯船牌費五百  
兩 答查我簿中當時元泰開來發票係五百元我即付帳其實總數係六百五十  
元八角然我當時所以未索總數因發票未開齊當即呈堂編列第六十二號

問甯州船牌費三百五十六兩一錢六分 答此係船牌費其票已寄往香港然我  
有買辦支票已經呈堂編列第五號 問阿槐三十五兩 答有當即呈堂編列  
第六十三號 担律師謂邊列士曰今晨所辦無非將票據呈堂編列號數尚須請  
爾將各項及一切帳票預備庶可於下期堂訊之時指出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元八  
角之索款係如何算成 薩繙譯將於下期堂訊之時指出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元八  
元五角又銀五百六十四兩四錢六分然如有錯誤應准其更改 担律師曰  
原告所索各項其中被告有應認帳者有應駁別者票中各項應請均譯華文繳呈  
公堂 韓總領事曰照担律師所請原告須化無益之譯費甚鉅似不可行 担律  
師曰將來辯論票帳其中必有多項極須駁別如我讀英文票帳蔡道台詎能明白  
韓總領事曰爾所請譯文爾是否堅執以為應有之權 担律師曰所爭之數如  
係總數應當別論然票中所開各項向索是否公道我知彼此必有爭論之處担律  
師出將來省費不貲 韓總領事曰候將來再說是否公道 威律師曰原告須照担律  
師所請辦理需費不貲 担律師曰所費不能甚巨爾投公堂控告爾所索之款自  
應將票帳呈作憑據 威律師曰票帳業已呈堂 韓總領事曰如我在英國公堂  
承審此案我不能准此我看被告之意似以原告應索銀四兩今索六兩被告即可  
扣船 担律師曰然譯文係公堂諭令呈繳者貴總領事其亦知之乎 韓總領事  
曰若爾堅執此係應有之權我想公堂當諭令彼造照辦 担律師曰我必申明此  
事與其臨時再辦若現在早辦之為愈 韓總領事曰是然爾處有繙譯二人  
在此 担律師曰是然每項均須譯出若現在不譯至案將結之時查核票據必有  
為難之處 蔡道台曰公堂以為各店號由西譯中不甚符合以無關要旨姑仍之  
該帳被告收到已閱數月 訊至此中西官退堂訂七月十九號十點半鐘復審以  
上第十一會審 按此篇內所有各店號由西譯中不甚符合以無關要旨姑仍之  
信隆租船案於六月二十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 担律師曰我有二事須先請  
公堂斷定方能查問案情一被告復狀內第十二款稱原告冒向被告索價逼令照  
須索款措不交船云云當訊問此案之初承審官所斷之第一事係呈堂各字據均  
號及五十五號之字據並隨後呈堂之字據譯作華文所請威律師當即應承未嘗  
辯駁前謂伊當從速辦理云云隨後呈堂之字據甚多審至十二點半鐘彼此皆以  
英文字據應作華文及退堂之時韓總領事辯駁不允此事謂如此辦理耗費時日  
韓總領事曰今爾如此辦法我想耗費時日尤多前日蔡道台已說各字據實應

譯作華文我想事已完結 担律師謂伊之意不在此復向公堂曰當時韓總領事  
遂與薩繙譯接耳低語由薩繙譯轉與蔡道台接耳低語所說何事自非本律師  
所知所將者薩繙譯與蔡道台低語後起言曰蔡道台不欲所有各字據全行詳細譯  
出但將票中名目及總數譯出已可其所言字句我記不確其語意的係如此此說  
將我請由公堂斷令呈堂之細帳全用華文一節重翻過來而後我所出之力全屬白  
費最可奇者後來我知蔡道台並無此說亦並無如薩繙譯所說之意雖然此說或  
有誤會亦未可知我當將從薩繙譯口中所得傳蔡道台之斷語立即辯駁不允復爭  
呈堂之字據非譯華文不可此我爭之又爭此已屬第三次仍蒙公堂以我所爭  
為是當堂照斷茲我又有請審官升堂研究時有與接耳低語者非開誠高  
聲響說使公堂之人咸得與聞承審官不願再行接聽此案如須秉公審問非如此  
辦法不可而地球受教化各公堂皆照如此辦理我故請堂諭凡欲與承審官接語  
者須高聲說使公堂之人皆能聞之否則不聽 韓總領事謂担律師曰爾且慢  
說凡遇有為難之處我欲與蔡道台退堂密商尊意是否亦不能行 担律師曰此  
從我要說之第二事 韓總領事曰此事爾亦辯駁不從乎 担律師曰我最不能  
可也 威律師曰我請駁担律師所說何如 韓總領事曰不必道公堂應如何辦  
法我想應由承審官定 担律師曰我要說之第二層係前數日之事此事係爭辯  
反索之款此公堂應准理否之一節爭辯之問當由承審官諭曰反索之款本公堂  
可一併審理云論畢韓總領事請其退入密室所商何事我雖不知要無非韓總領  
事辯駁蔡道台當時之堂諭蓋蔡道台既復升堂又諭曰此節容再下諭日前原告  
可先申說其案情云云本律師查案情已先在公堂爭辯既復退詣密室商議公研  
辦法殊為不合其待被告則案情全不在公堂爭辯復退詣密室商議本律師豈能允從  
訊不然不足以昭公允然則案情全不在公堂爭辯復退詣密室商議之理況如此辦法我代被告申說  
辯情節應由公堂當眾判斷從無退入密室密商之理況如此辦法我代被告申說  
亦萬不能合式與我殊覺不便我故請公堂將我所說二層一不得再有接耳低語  
一不得再入密室商議論令遵照 蔡道台曰担律師所請公堂以爲極是 威律師  
師曰請問公堂能否聽我申說 韓總領事曰公堂已將此事判定自不能再聽爾  
所欲說 担律師曰如威律師有欲申說之處我想公堂必聽其所說說 韓總領

事曰然公堂已經判定其意我在此無非木偶然我所以與承審官商議者蓋欲使  
事易於辦理耳照條約承審官所判如不合我之意我有頂駁之權而後以爲如可  
無須用此頂駁之權最好故凡遇有可用不可用之間我即與之相商辦理如我有  
不合意見之處彼造以爲我應恪遵條約頂駁我自當照辦惟如此辦法總不能十  
分和衷比之與承審官私行商議孰延亦多中國公堂究屬如何情形皆爲我輩所洞  
悉孰不知中國公堂並無如担律師所說之嚴規耶現在我惟盡我之職設法使公  
堂一秉至公辦理而已雖然我仍想我不合意見之處與其後來照約頂駁總不如  
相商辦理之爲愈也 担律師曰貴總領事所說我惟有一言以答之曰凡堂上所  
辦之事爾如以爲按照條約爾有頂駁之權此說我全以爲然我並不欲使爾逼至  
不得已照約頂駁辦理總以能不照約頂駁自然最好至有何事有錯可以更正  
正無須頂駁爾與公堂相商極爲合理一說我亦全以爲然然我所請者如此商說  
必須當眾高聲使我也能聽見此層現在如威律師有話要說公堂必准者如此商說  
言 威律師曰此層我知公堂已經斷定我不再要說 蔡道台屬風繙譯傳論訊  
問案情 担律師復問邊列士曰呈堂字據現在是否尚有 答是 問爾已呈堂各  
款一係五百元一係二百二十六元一係應理明白 答是 問爾已呈堂各  
字據內所開共計若干 答約八千元 問尚有若干 答約四百六十元之字據可否亦請呈  
堂藉明所索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之數如何核成 答駁船行拖新福建費三十  
兩當即呈堂列六十四號泰裕二千三百五十五元呈堂編列六十五號三興遮陽價  
三百九十兩列六十六號元泰八百四十七元五角五分列六十七號開清二百六  
十元列六十八號祥生廠單一百九十九元九角五分列六十九號又祥生廠修價五  
兩四錢列七十號遠昌三百八十二元五角七分列七十一號昇昌五百九十二元  
五角列七十二號桑尼甯州驗船費二百二元五角五分列七十三號宜昌五百八十二  
元七角列七十四號阿發裝甯州船價六百八十一元七角五分列七十五號昇  
昌繩價八百二十元五分列七十六號耶松廠一百六兩五錢一分列七十七號  
拖船公司一百二十兩列七十八號昇昌修機器房價四百十四兩五錢八分列七  
十九號又元泰修甯州船上床褥七十七元列八十號 問爾呈堂之票據自四十  
四號至八十號是否即係爾詞狀中所索一萬二千餘兩之細帳 答是 威律師  
曰現在傳管輪歐子勿質證便否 答 担律師復問曰現在我要問爾所索之  
一萬五千兩一細帳再四萬兩一全呈堂 答是 担律師讀英領事署上年八月十

考肯克 Kopeck
阿哀文 Ivan the Terrible
諾夫考勞特 Novgorod
臘特威葛 Ludwig 11
巴佛利亞 Bavaria
倍勒斯 Bayreuth
哀爾發司 Alps
彌烏尼克 Munich
克諾弗斯 Canovas
乃發而斯 Naples
卜及挨 Boggia
罷西羅 Batelona
路昔拉 Lucera
馬賽 Marseilles
忙脫許 Montjuich
貝爾法斯脫 Belfast

中西文合璧表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列表內者不再列入

四號所簽之字據... 萬二千餘兩之字據... 除所索之一萬二千餘兩... 請領做夜工單費碼... 師日現在所說各款... 房般來 威律師問... 後 担律師問曰... 款如何核成... 係索註銷合同... 受虧二兩... 費此項款... 午後二點半... 兩是否已... 已付者若... 今晨退堂... 餘係武甯... 爾受虧二... 故即取到... 索二萬五... 事如此... 四兩... 我從流... 邊列士... 八月十四... 行所租各... 受虧又三...

本館告白 杭州代派處汪溥泉現已退辦除令將報費限期揭算清楚外一面暫託樓歐荻孝廉辦理派報及售書諸事以後如有報費及書價請改交九曲巷樓宅免致貽誤是為至要

又啟者敝報承諸代派處力為分布乃得愈推愈廣實深感激惟所有報費務請趕於年內全行寄到以便年終造具清冊明歲即可接續照寄此啟

地圖公會告白

啟者本會譯印地圖原意擬用西人印圖紙取其堅密惟現在既

改石印為銅板所費工本已數倍於前即不得不改用中國紙以顧成本雖紙色

稍次然以銅版之精明易石印之模糊所益實多尚祈識者亮之 再諸君有已

購取股票者祈速即備齊款廿元向原經手處憑票取圖勿再延擱是為至要

不纏足會董事姓氏

孔令偉 字慧仲 山東曲阜縣人

朱望倫 字古裳 江蘇華亭縣人

高其春 字景陽 江蘇江都縣人

胡 琪

字二梅 安徽縣人

李昌熾 字瑜孫 浙江錢塘縣人

朱壽徵 字溥先 浙江海甯州人

孫露滋 字蘭齋 浙江山陰縣人

曾廣銓

字敬詒 湖南湘鄉縣人

章恭斌 字憲庵 湖南善化縣人

章恭尉 字斐齋 湖南善化縣人

盧耀庭 字榮彬 廣東香山縣人

不纏足會助費諸君姓氏續登

侯清銘 州同 助銀十二兩五錢

鄭雅亭 同知 助銀四兩二錢

吳廷至 州同 助銀一兩六錢

曾敬詒 太守 助銀一兩

鄭觀先 署正 各助銀十兩

盧榮彬 同知 助銀四兩二錢

吳廷至 州同 助銀一兩六錢

曾敬詒 太守 助銀一兩

陳壽彭 助銀一兩

國學生 盧穎衡 阮翹生 周傑臣 各助銀四兩二錢

黃桂森 國學生 助銀一兩

陳壽彭 助銀一兩

李瑜孫 助銀一兩

章斐齋 各助銀一兩

林潤福 伍岐山 黃雨溪 各助銀九錢

李瑜孫 助銀一兩

章斐齋 各助銀一兩

李瑜孫 助銀一兩

章斐齋 各助銀一兩

錢 奉送女學歌 現又續印成八十部 近諸君請到本會及各分會處取閱可也

本館告白 杭州代派處汪鴻泉現已起辦除令將報費限期揭算清楚外一面暫  
託樓歐茲孝廉辦理報費及售書諸事以後如有報費及書價請改交九曲巷樓  
宅免致貽誤是為至要

又啟者 報承諸代派處力為分布乃得愈推愈廣實深感激惟所有報費務請趕  
於年內全行寄到以便年終造具清冊明歲即可接續編寄此啟

地圖公會告白 啟者本會譯印地圖原意擬用西人印圖紙取其堅密惟現在既  
改石印為銅板所費工本已數倍於前即不得不改用中國紙以顧成木雖紙色

稍次然以銅版之精明易石印之模糊所益實多高祈識者亮之 再諸君有已  
購取股票者祈速即備齊款廿元向原經手處憑票取圖勿再延擱是為至要

不繼足會董事姓氏 孔令偉 字德山 山東 朱望倫 字百雲 江蘇 高其春 字景陽 江蘇  
胡 琪 字二梅 安徽 李昌熾 字瑞祥 浙江 朱壽徵 字鴻先 浙江 孫壽滋 字福海 浙江

曾廣鈺 字敬詒 湖南 章恭斌 字善化 湖南 章恭尉 字雙齋 湖南 盧桂庭 字榮彬 廣東  
不繼足會助費諸君姓氏續登 侯清錫 州同 助銀十二兩五錢 曾敬 詞太守  
鄭觀先 署正 助銀十兩 盧榮 恭同知 吳廷至 州同 陳壽彭

國學生 盧錫 助銀十兩 阮朝生 周傑臣 各助銀四兩二錢 黃桂 泰國學生 彭  
祥 各助銀二兩五錢 劉榮 榮 中 原 政 易 學 榮 陳 月 祥 各助銀一兩八



